

臨江府志卷之二十四

藝文

子雲河東賦子厚晉問光燄萬丈洵可以侈河汾而
炫雷霍矣隰在偏隅藁屐罕至鴻文麗藻寂焉無聞
然志之所取謂其爲朝典民風之所係可以信今而
傳後豈徒曰擲地作金石聲乎舊者不敢妄刪新者
不敢濫入其文或以人或事或述興作或叙風景
體不必備選不必苛所謂在隰言隰者非以是爲千
秋大業也志藝文

記

興儒里碑記

金宋元吉

僕自去歲秋八月來主是邑簿因檢視田災迺歷縣境觀其民風儉而不陋朴而不野大率與吾鄉肖其間人物舉止有體出言有章鬱然有吾儒之氣象者是村也又常佐座公堂或有來訴事者觀其容止頗異詢之則曰興儒人也余是以嘉之是必於曩昔繼有吾道居此染習使然也興儒之名信不誣矣然而未嘗有儒者出是有其名而儒實未興矣邇者或有

徒潔其衣服巧其言語好訟屢于有司是敗興儒
之風者衆人鳴鼓而攻之可也夫人之難遇者太平
之時幸方今承平日久崇周孔之教開設庠序長育
人材不於此時力學取進行致君澤民之道而耳混
迹於編伍至沒世而無聞亦足恥焉自今好事君子
可令賢子弟就師隸業誦儒之書力儒之行使濟濟
焉相繼而出高步蟾宮取青紫使人知爲儒之貴以
副其興儒之名不其臆與余所以書此者非特爲是
一村而言也亦將以示化于邑人其來觀者幸無忽

烏明昌壬子歲季秋中幹日宋元吉識

題朱簿碑

金鄭時昌

夫人稟五行之秀有仁義進德之心然而不激揚誘導之則孰爲生生自庸者哉吾友朱公祐之以壯歲登名場第二政是邑都興儒之民舉趾中規發言合理肖吾黨之風蓋由耳目聞見有所從來也然亦未得其實有修潔好學之因作文用激揚誘導成彼善性使不忘其習俗之舊則興儒之名不徒云爾翔濟濟化行一境豈止是村之民歟噫爲邑者願

不當如是耶與夫肆

箠撻以爲治政之能者

固有間然回視黷貨無厭日夕以追胥擾之致

田里彼又奚暇治禮義哉是以僕於宋公有所
取焉

崇福寺碑記

元趙德元

佛教自後漢以來流傳東土有摩騰竺法蘭以白馬
馱經像屈於洛陽寺舍之修自此始也寺者嗣也謂
治事相續其內也由是羣經緒論傳之如不盡之燈
與義元言演之若長明之日善道以之而生繪塑因

茲而起剃度僧尼遍茲法界迨我大朝龍興收服海
宇干戈滿地其神宮梵宇盡皆煨燼止存本縣西曲
里佛殿一所及聖像一無所壞幸莫大焉有前汾州
僧判淨闇門人普資俗姓李氏係本土雲強里人自
幼削髮年至八十戒行嚴潔廣通法論冥達至理住
持此寺日久大興緣事遂構三門廊廡彩繪佛像及
菩薩羅漢伽藍武安王二廟塑像粧飾嚴整遊僧有
次過客有寮及經爐香供粥魚齋鐘種種布置有法
結構宏敞一切工費皆出於已常住田土彌廣蓄積

日增廣度門衆祖風相續而不替法輪常轉而無窮
皆資公之力也一日策蹇不遠百里而來與余言曰
敝寺欲礱石以記其事先生肯爲我泚筆而書之乎
余撫實而言以示來者謹記鄉貢進士趙德元撰進
士王天諒書刊中統二年歲次辛酉溫泉縣縣官張
邁

唐院川創廟記

元

竊聞鬼神之事幻分冥兮跡不可見聲不可聞何以
像貌爲者彼廟宇之設徒以勞民而傷財噫不然而人

所欽仰將在神矣神所憑依將在廟矣矧茲歷朝正
神其功烈垂在萬世炳若日星爲吾人者烏得不圖
報答之一舉耶所以詢之故老訊之占卜廼經營于
斯是山環水繞之處實神棲鬼聚之所承茲勝地立
正廟以妥其靈建謌亭以奏其樂修東西兩廡以大
其規庶幾報功德盡欸誠於萬一者勞民而民不怨
傷財而財不匱乃見像作福之一計豈淫祠邪神同
哉且其廟貌莊嚴又坐東北之岡陵而環西南之川
澤于風水不無少補後人相繼而常新則禋祀無窮

報賽罔極勒石之言不爲空談也是爲記泰定三年
孟夏吉旦

修學宮記

明王節儉

都鄉史

平陽之西有屬州曰隰帶黃河阻重山俗阜民朴夙
號易治州有學宮建於有元規制隘陋蓋隨時苟簡
而禮文之事有未遑國初建學頗加修治逮今逾百
年廟宇學館日就頽壞而所司相視漠然無能以興
廢爲任者比歲得陝西高陵墨春來知州事嚮意儒
學遂毅然曰廟學弊陋則薦享非儀講肄無所釋此

不治其誰之咎爰謀僚案各捐已俸計度措畫十日
攻營重修大成殿四楹兩廡各二十四楹櫺星戟門
神厨庫舍暨宰牲房各三間明倫堂六楹齋饌堂各
三間號房六間凡爲工役身親蒞之民不告擾而樂
於就緒土木丹碧煥然一新經始於成化己酉之春
落成於庚戌之秋其爲時僅期有半而爲功則被於
無極訓導朱璽以功旣畢宜有以詔來者乃疏其事
之巔末求爲之記竊惟道原於天而具於人敝於物
而離於道必賴上智者則修道立教使復其性肆我

朝列聖相承君師宇內垂範建極學校教化巍隆前
古而所在政有修否才有豐嗇者亦惟任其事者能
體與不體何如也若此州僻在一隅廟學久敝乃無
一人爲之振飭修理墨君獨能率屬倡民慨然有爲
成是重務亦旣知所以崇儒興教而化民成俗者矣
抑余更有說比年以來士風凋瘵背仁棄義而西鄙
爲甚誠有如朱子之記建寧云推其所本蓋由教學
戾古而人心陷溺然也古之教學無他講學以修其
身窮理以充其善其用使人忠君孝親尊尊而長長

不失其爲人之道而已使爲之牧爲之師爲之學者
咸知以是而旣厥心焉無眩於功名之習無汨於利
祿之私各殫廼分以底明德新民之域是惟國家建
學之意而廟學之修不徒然也墨君系出巨族由選
士任今職祖鱗仕終兵部侍郎贈榮祿大夫少保父
準廕授刑部主事遷宗人府經歷故家源流有所自
余與主事僚契之舊不得終辭也故爲徑述其事而
申告之如此是爲記

重建城隍廟記

明張昇

臨故有城隍廟神曰靈佑侯廟厄於火彌年弗復越
明年實成化戊戌歲也大名董侯懷瑛來守是邦初
謁於廟棟宇灰燼不覺驚嘆又明年己亥春謀諸同
寅下及民者曰事神治民吾分內事也吾不敢緩况
茲城隍之神膺國寵命民之水旱癘疫率禱於是今
奠神無所得爲敬乎乃鳩工掄材仍舊址而爲之正
堂以門計者五門房則殺其二翼以兩廡繚以周垣
堂設塑像餘壁繪像有差四月告成焉民不知費工
不踰時何精且速也旣而五月不雨旱田欲枯侯齋

戒率民禱之神昭靈貺霖雨滂沱四野沾沃麥穀迭
告有秋秋八川廟梁忽產瑞芝五本色如紫霞霽彩
奪目嗚呼其靈異矣哉夫神也者聖人所不語固冥
漠而難測也然而瑞應往往發於感格之餘是何也
彼冥冥之中得不有昭昭者存耶故有其誠則有其
神誠之至雖天地之高遠尚可感格况城隍之神保
障吾民歲時所禱禱者耶或者謂城者築土爲之也
隍者鑿土爲之也夫有精神靈氣交於人曷爲而有
神如此噫不觀諸社稷乎社祭土而稷以勾龍稷

祭五穀而配以后稷，雖龍有平土之功，后稷有播種之功，其精爽在天不昧，故配社稷而祭之，豈不禮之宜哉？若城隍之有神，殆亦其配者與？必生而有功德於斯民，故沒而廟食於斯土，亦禮之宜也。旣廟食於民，則心未嘗不在民。子民者，誠心於民事，安有感之不勤耶？無惑乎董侯有此瑞應也。州人隴西縣令張翼輩相率寓書，請紀其事。予知董侯之賢舊矣，故不辭而筆之。

紫荆山

明

縣之東南六十里諸道鄉迤東十里許有山名曰紫
荆其山巍然勢接雲霄陟茲四顧東覽霍山汾水南
瞰五鹿高峯西望華峯恒河北連上殿山頂乃普照
龍尾古刹緣郡誌失載不知湮沒灰覆於何時延及
於 治甲子之秋比丘悟昇號大虛者乃紫川馮氏
裔也自幼剌染於外方歸來受業於郡之安國叢林
投禮首座璟瑞峯爲師大虛性好清淨不染俗塵遊
歷斯山愛其泉石清麗山林茂密遂禁足三載朝夕
慕念佛恩願矢旣闕覩斯灰覆之餘遂起興修之念